

■图片故事

小朋友们的寒假结束了，都雀子般奔向校园，同学们见面，交流见闻感受，压岁钱、小猪佩奇是两大热点。不由勾起我怀念过往，想念儿时的寒假。

关于寒假的美好记忆，都是祖母给的。放寒假，陪伴我们小孩子的是祖母。祖母一辈子未下过田，家里的活儿，旁人也插不了手，整天围着锅台转，围着洗衣盆转，围着我们转。一日三餐、烧煮浆洗、照顾孙辈，就是她的主要职责。

童年的寒假特别温馨。我们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，整天像一群饿坏的小猪，围着祖母要吃要喝。吃饱喝足就闹啊疯啊，当时五十几岁的祖母感觉还很年轻，可以陪我们踢毽子、跳房子、砸铜板……乡下孩子玩的招数，好像祖母都会。

祖母会给我们找乐儿，在贫瘠的乡村，在没有图书、没有电视的寒假，给我们许多金子般的记忆。

里下河地区的寒假是湿冷



的，没有北方的暖气，家里冷，外面更冷。取暖靠衣服、靠运动，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，还是冷得缩成一团，更不想动。祖母有办法，门前小河的冰有锅巴厚了，祖母洗菜时，顺便敲上锅盖大的一块带回家，我们就可以玩敲锣卖糖的游戏了。

挪着胖胖的身子，我们先合力把冰块敲碎。再去找芦苇杆，取中间无结的空管，一人一根。

每人领一块小点的冰，对着冰块一个点用力吹，热气在冰面融成一个窝，既而成洞，可以用毛线将冰块穿起来提着了。再捣根屋檐下的冰锥，冰块是锣，凌锥是槌，当当敲着，我们就是走街串户的货郎在敲锣卖糖呢。

玩的吸引力战胜了寒冷，我们奔出家门，在村巷里跑着，引得别人家的孩子在屁股后面撵，想玩，得跟我们说好话。兄弟姐

妹，邻居伙伴，三五成群，竞相吆喝。走两圈，磕下一小块冰扔进嘴里，牙齿震得嘎吱嘎吱响，兴奋激扬在脸上。

小时候的寒假多冷啊，冰封河面的日子，也是造就英雄的良时。记得年根儿里最冷，门前那条河基本封住了，我们有祖母看护着，可以去河面溜冰。大哥胆大，常从洗菜码头敲下一块冰，垫在鞋底下，哧溜一声，就从河

这边滑到河那边。胆小的我，要和他们一起去对岸小菜场买豆腐，只好绕远路从桥上过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英雄与侠胆柔肠、刀光剑影无关，就是对能在冰上翩翩起舞的人，比如我大哥，五体投地崇拜，言听计从。

也有室内活动，围炉取暖。阳光从大门口斜斜地照进来，我们正好坐在光束里，四个孩子围着一只铜炉，八只脚尖靠着炉壁取暖。其实心思不在暖，而是埋在炉灰里的蚕豆。一会儿工夫，就掀开铜炉盖子，用木棍做的筷子在里面拨弄，给蚕豆翻身，“搂蚕豆，搂豌豆，白鸽子妈妈翻跟头”，接着搂着，豆子就有香味了。唱的歌里，怎么会有白鸽子妈妈？我至今不懂意味。豆子彻底熟了，会啪嗒开炸，调皮的还会像子弹一样射出去，惹得我们四个追成一堆。

时光缓缓地流着，在祖母的照应下，我们一天天长大。在父母为生活奔波、无暇顾及我们这些泥猴子的日子里，是祖母抚慰着娇嫩、渴望的心灵。

我们留恋童年，留恋小村，就是留恋祖母羽翼下的温暖。

诗人与诗的神交

——评西渡的《读诗记》

□江锦灵

与一位诗人的交往，最好的方式是以诗为媒。神交在前，对于实体的会面就水到渠成，甚至无足轻重了。

《读诗记》，其实是读灵魂。西渡是以读者、诗人和诗评家三种身份来读诗、评诗的，虽然他自己不曾明言。本书对诗歌点评与解读的对象，既有名家，也有普通诗人，且以普通诗人居多。

由此可见，作者西渡乃一位唯诗是举的诗评家。他的眼里只有诗，其次才推诗及人。如此内容，乃读者之福，可从中读到纯粹的诗作以及诗评，而不用被注水的文本扰乱视听。读之，不仅有所悟，还会萌生创作的冲动。

全书体例大气简洁，分“当代诗点评”和“诗文本细读”两大块，由点而面，点面结合，能调和各类诗歌读者与创作者的欣赏口味。

对普通诗人的点评，作者有效攫取诗中的闪光点，简明扼要，切中主旨。

比如多多的《冬夜的天空》，原先读不太懂，通过西渡的点评，要超越常规经验去领悟，令我豁然开朗。并且给我提供了一种解读诗歌的角度——有些诗，需要先感受诗歌中的声音，再分析它的意义。

另外，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对王寅《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》的点评，原来诗歌创作，还可借助电影手法来

表现，诗歌真可谓语言的探险。以及作者对张口《烧水》的点评，“寥寥几个细节，却暗示了丰富的生活内容，具有经验和情感容量”，简直叫人掩书叫绝。

孰不知，西渡也是好诗的发现者、好诗人的伯乐。

若说对普通诗人的文本点评，是旁敲侧击，那么对名家诗歌的细读，就是走向文本的纵深。让读者酣畅淋漓漫步于诗语与诗情，全方位、细致入微地感受作者对名家名作的独特解读，读来让人十分过瘾。

尤其是在对张枣的《镜中》、舒婷的《致橡树》、海子的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等诗的细读中，可以感受到西渡的独辟蹊径与另类才情，极大地丰富我们既定的认知与审美。

与此同时，在对诗作解读中，作者不经意为我们简要梳理了中国当代诗歌史，明确了当代诗歌中重要术语的内涵与外延。

从诗作到理论，作者一直警惕泛泛而谈，更不设条条框框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评二，颇有见地，能作为诗歌爱好者与创作者的一个窗口，望见诗歌的别样风景。

读罢此书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西渡与有些诗人或许没见过，但已然与之进行了灵魂的对话。这是诗人与诗的最美相遇，堪称神交。

书海掠影



■家庭相册

父亲的笑

□毛君秋 文/图



在我儿时的印象中，父亲很少笑过。那时候家里穷，张口吃饭的人多，父亲和母亲老是在夜里为一些琐事吵架。吵架的结果往往是母亲和衣往床上一躺，第二天起来眼眶红肿的。父亲呢，也好不到哪儿去，靠在墙角吧嗒吧嗒抽着旱烟，一直到半夜。

难得见他一笑是在我考上中师之后。当学校派人敲锣打鼓送喜报到我家的时候，父亲喜得像树上的雀儿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还叫弟弟从代销店赊了一盒纸烟，见人就递上一支；母亲也很高兴，给送喜报的人每人煎了一碗荷包蛋——这在我家是破天荒的事儿，家里的鸡蛋多半是母亲用来换油盐的。

父亲送我到车站。他个子不高，一只手提着行李箱，另一只手拽着车票，帮我把座位安顿好，黄瘦的脸上洋溢着喜悦。汽车启动了，风吹乱了他稀疏的头发。

家里并没有因为我考上师范而出现生活上的转机。种的十几亩田，能维持日常生计就很不错了。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我和弟弟还没有成家。家庭的压力像山一样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，他的笑容更少了。

好不容易帮我完成婚事，父亲明显苍老了许多，头也秃顶了，脸颊的纹沟差不多能夹住一根筷子。

再次见到父亲笑是在弟弟结婚的时候。当父亲接过儿媳端上的那碗茶时，泛着红光的脸上，皱纹像被什么抹平了似的。堆积在他心里多年的愁苦，在那一刻得到了完全的释放，父亲笑得十分开心。

父亲终于清闲下来，心情也舒朗了，微笑时常在他的脸上。但他仍不肯把地里的农活儿丢掉，还在家种了一块菜园，养了一些鸡鸭，偶尔还给人家缝缝补补衣服补补锡壶什么的。他把菜园

经营得十分殷实，一年四季总有吃不完的青菜。父亲就经常骑着自制的三轮车给几个儿女送些时令蔬菜。

2010年腊月，大姐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农用摩托车撞了，造成颅脑出血，耳膜破裂，还断了5根肋骨、2根锁骨和4根腿骨，而肇事司机家里穷，只拿出了少部分医药费。大姐家里条件也不好，她的病只好半医半养，没有到大医院进行有效诊治。三个月后，大姐又因为骑三轮摩托车出了一场车祸，家里不得不借利息钱赔了受害方十多万元。两件祸事，让大姐整天痴痴呆呆，闷闷不乐。

年逾古稀的父亲急在心里，却又帮不上忙，脸上成天愁云密布，人也消瘦了许多。他骑着三轮车隔三差五往大姐家里跑，送些鸡蛋和蔬菜什么的，从心里头安慰她。两年下来，大姐病情稳定了，父亲也终于从悲痛中熬了过来。

2012年，国家出台政策对原城镇“小集体”企业职工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，父亲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乡农具厂工作过，按政策每月可以领到近千元的养老金。拿到养老金的第一个月，父亲开心得不得了，揣着工资本笑得像个孩子。

进入耄耋之年后，父亲的牙全脱了，不得不去医院镶了假牙，吃东西只能半嚼半吞。但他的心情很好，和人说笑，声如洪钟，露出满口泛黄的假牙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